

# “不确定” 是生活的常态

□王国梁

那年,父亲精心打理的两亩地的桃树结果了。桃树三年结果,三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见到了成果。父亲望着满园青绿的桃子,欣慰地笑着,我们期待快点尝到劳动果实的甜美味道。

可谁知,一场特大冰雹把偌大的桃园砸得一片狼藉。不少桃枝折断,横七竖八地歪斜在地上;还未成熟的桃子落了一地,那些桃子已经拳头大小了,再等十天半月就可以成熟。我们一家人收拾了一整天桃园,把残枝抱出来,把落地的桃子装筐。一筐筐青桃子能吃的很少,大部分都扔到沟里了。母亲心疼极了,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妹妹也哭了起来,她手里攥着一只桃子,说什么都不肯丢掉。我想起父亲三年来付出的心血:寒冷的冬天别人都歇了,父亲却在桃园修剪桃枝;桃花开的时候,父亲忙着授粉、喷药;结出小桃子后,父亲忙着疏果……眼见着好收成到了,却不想遭遇天灾。

父亲见我们哭哭啼啼,突然高喊一声:“别哭了!”我抬起头,见父亲正很淡然地收拾着桃枝,他对我们说:“没啥大不了的!庄稼人嘛,哪能年年风调雨顺?老天爷不帮衬是正常现象,谁也做不了老天爷的主。赶上啥说啥,没事!咱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,瞧,桃树上还有没被砸的桃子呢。该干啥干啥!”

母亲停止了哭声,但还是忍不住抱怨:“当初我就不让你栽桃树,栽的时候没想到会被雹子砸吗?”父亲说:“怎么没想到?庄稼人不能跟老天爷斗。狂风暴雨冰雹每年都可能来,来了就认倒霉。过日子就这样,有顺的时候就有倒霉的时候,谁也不敢保证不遇到倒霉事。遇到就遇到呗,日子还得过下去,过着过着就又顺了。”

父亲的一番话,我们都听懂了。如今想来,父亲想表达的意思就是,“不确定”是人生的常态。我们做事情,都希望心愿达成,但很多时候,即使你全力以赴,也会受到不确定因素影响,以失败告终。风调雨顺,心想事成,一直都是人类的美好祝愿。古代人民为了求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,不停地上演各种各样的仪式。可事实上,无论你怎么祈祷,该承受的糟糕结果还是难以避免。天下事没有容易的,其实相比较来说,种田还稍稍好一些,付出汗水,收获果实,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几率还稍小一点。而做别的工作,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更大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,种田往往只需天时,而做别的事,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。

人生在世,“不确定”始终伴随着我们每个人。胸有成竹,胜券在握,只是人们期待的一种境界,没有谁能保证万无一失,我们应该接受任何结果。父亲早早为我们上了这样的人生一课。记得我刚毕业那年,工作很努力,却怎么做都不顺手。我没有因此而抱怨焦虑,只是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状态。妹妹自己创业,有一年赔了个底朝天。她说:“做生意没有稳赚不赔的,赔了就好好总结经验,找机会东山再起。”果然,两年后她的生意有了起色。

“不确定”是生活的常态,谁都可能遭遇努力被辜负,付出了空。可是我们依旧要全力以赴地生活,只有全力以赴,才会走出“不确定”因素带来的困境。你只管努力,剩下的交给天意——这是生活的真相!

# 想给院子 张画

□陈亚青

我家的院子里,栽有香樟树和石榴树各一棵,分别在东西的两侧。旁边的五针松、月季花绕着围墙转,形成了一道绿色篱笆墙。在这些绿色植物中,石榴树和香樟树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
大约到了五六月份,石榴开花了,似天边的云彩,飘落在了我家的石榴树上。清风徐徐地吹,花瓣与绿叶在空中如绸缎般地律动。尤其是树梢上,火红的花骨朵在围墙上俏皮地探出头去。即使是走在百米之外的路上,我的目光都能所及。它摇曳着,远远地向我频频招手,为我欢乐起舞,对我笑脸相迎。

慢慢地,石榴树上结出了果子。果子从青涩变成了殷红,如橙子一样大小,精致、皮实、油亮。经风雨,历雨雪,石榴树上已是片叶不存,但石榴仍牢牢地挂在树的枝头上。家家都辞旧迎新了,我家院子里的烟火礼花在空中竞相绽放,石榴也像小灯笼一样地喜庆。

我不知道石榴是何时坠的地。不过,不用为它叹息,石榴树已开始春梦连连了。这是大自然的能耐和轮回,用不了多少辰光,她又会穿上绿色的新衣,在围墙边婷婷玉立、眉目传情了!

香樟树的树高已与我家三楼看齐,伫立在院子的西侧。它树冠浑圆庞大,树杆粗壮硬朗,形如常年撑着一柄绿伞。如果说,把石榴树比作是一位窈窕淑女,那

么香樟树就是个挺拔伟岸的小伙子了。他不断地向高空纵横发展。以至每年都得削枝减叶来抑制它的生长。夏天到了,香樟树把灼热的阳光斜割或直切,营造出一块凉快地,我放倒一把躺椅,闭上眼睛,享受这香樟树下的凉意。

风一吹过,香樟树上会跌落许多细碎的花瓣和小果子来。芦花鸡几乎每天都光顾。它翘着尾巴在树底下寻食,那个仔细劲儿,仿佛绝不会放过一丁点好吃的东西。一只倒霉的小虫子,不知是贪玩还是失足,一头连着香樟树,拉出了一根长长的丝线,悬在半空中挣扎。眼尖的芦花鸡,往往会紧赶慢走几步,然后鼓着眼睛观望,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,然后用尖嘴快速地出击,百发百中。芦花鸡也会顺便啄食地上的小砂砾。不是它眼花,也不是它粗心,它是吃饱了撑着难受的缘故。这小石子,还能助力它的鸡胗消化呢。芦花鸡荤素搭配落肚后,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,把头藏在它的翅膀里,反背插着自己的脑袋,在树底下打起了瞌睡。

三五成群的鸟儿飞来了,香樟树是它们的栖息地,虫子、果浆、花蜜……美食的

诱惑,常常使它们忘了山林里的窠巢。清晨4点多一点,天色还朦朦胧胧,它们便叽叽喳喳,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先是试探性地鸣叫,高一声,低一声,我猜,那一定是只谨慎的雌鸟。这样且过一刻钟,那声音就开始毫不忌惮了,婉转啾啾,缠绵不休,不知道包涵了多少的柔情蜜意。

当我从上街转悠到下街回家,已是红日三竿。只见六七只鸟儿嬉戏打闹,飞高飞低,把院子里的树叶晃得流苏似的。它们以最高的香樟树作为制高点,然后飞到石榴树、五针松、月季花,飞上跃下,飞上跃下,运动健将练习单杠双杠般,像小孩子一样亢奋,乐此不疲。一会儿,估计是既热又渴,它们就开始俯冲到我家门头顶着的一只方形水池里沐浴,然后拍拍翅膀,抖落羽毛上的水珠,惬意地歇在围墙上。我家的院子,只有到了晚上,鸟儿们似乎销声匿迹,院子里才彻底安静下来。

十五的夜晚,月亮掌灯。月光柔和地洒在石榴树、香樟树上,洒满了整个院子。又是一年,丝瓜藤攀爬在架子上,纺织娘沙沙地振翅有声,还有蟋蟀在低吟……花好月圆,岁月如歌。我虽不是丹青妙手,也不懂油画、水彩画,却很愿给我的院子画张画儿。

总第7306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